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二十）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



□ 郑亚演

跃动的海岛

你要读懂这个海岛,首先要从一定的距离,一定的高度,甚至穿越一定历史时空,才能读懂她的姿色,她的灵动和她的全貌。

眼前南三这个海岛,你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才能把她读得客观而精彩。20世纪50年代前,她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海岛,她的乳名:鹭洲岛,是由十个小海墩组合而成的。划船离开这些零碎的海墩,或站在比她稍高一点的方位,你会觉得她宛如一片片形状各异、随风飘动的灌木叶。阳光像金色的砂子撒在海墩上;海涛涌着泥沙积聚成一块块浪式的小沙滩。在那些年代,每个海墩都搭建起一间间竹壁结构的茅草房,散居着风餐露宿的渔民。据地方志介绍,大多岛民是从福建莆田一带讨海捕鱼漂流过来的,古铜色的面孔,刻下他们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沧桑。他们在这里不分昼夜地劳作,把人生的命运系于这汹涌澎湃的大海。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海岛在漂浮不定的日子里,顽强地生长着她

的树木、野草和沙滩。鱼群在她的身边款款地游动,飞鸟在她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摇摇晃动的小舟上,人们开始留意她动漫般的姿态和天衣的原色。小舟穿行在她们之间,浮动的海墩,直面阳光的照射和海水的荡漾,仿佛一颗颗嵌在南海的蓝宝石。

20世纪50年代初,岛民响应政府号召,筑堤修坝,围海造田,喷发出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热情,用海水泡浸粗糙而有力的双手,用“铁打”的扁担和“牛皮”的双肩,把十岛联接起来——南三联岛。

“十岛联姻”,构成一个不乘小舟就可以徒步穿行的岛,一个四面为海波冲浪涌的岛,一个诞生于南海成长于南海的岛,一个随潮涨而小,潮落而大的岛。

冬春两季,晨风雾漫,小岛安谧,你看不清她天成的面孔,只听见小舟喽喽的橹声,和寥廓天空丢下几声长长的鸥鸣。小岛仿佛沉到大海的深处,海、岛、雾浑然一体,天水间只留下一片苍茫。临近中午,软弱无力的阳光探出头来,小岛便露

出朦胧的面孔,但随着日头西移,又渐渐隐去她的棱角,让傍晚伫立的灯柱和夜幕的灯光守候着条条似睡非睡的小村庄。

夏秋之交,东升的朝阳最早光顾这里,蓝色的海水最爱亲吻这里。鹭鸟从远方飞来,掠过方格形的虾池,眷恋着仙景般的海岛。它们或许寻遍南海所有的岛屿,最后才选择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它们既听惯了潮水涨落的海声,又习惯于这躁动鼎沸的人声。它们忘记了远征的劳累,单脚静静地伫立这里,享受着海水、阳光、沙滩,树林给予的恩赐,用灰黄色的小嘴梳理着光滑的羽毛,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沉浸于腾空鸟瞰,俯冲踏浪高技能表演的快乐。

燥热似乎远离这里,当夕阳西沉,最后一缕霞光退去它的橙色,清新的空气便从南海徐徐吹来,滚烫的热风被湿润凉爽的海风带走,冷却。打开窗户,你可以在凉意十足的海风吹拂下,枕着一席好梦,睡到天光,这无疑是大自然赠给海岛人一份独特的厚礼。在天色渐凉的夜晚,你徘徊于露水閃

烁的田径,望着一轮洁净的明月,列阵的雁群会从你的头上飞过,鸣叫的声音响彻海岛每个角落。这时,满载月光的海岛又像一艘巨轮在碧波万顷的南海浮动着、移动着。

寒冷也似乎与这个海岛无缘,当北方还冰冻三尺,风雪飘飘时,这里却是裙衣短袖,暖意融融。上苍格外关顾这个海岛,让自然的绿色屏障和温暖的气候永驻这里。

乘坐游艇,绕过绵延83公里的海岸线,触摸123.4平方公里的海岛陆地,你会感觉到她的脉搏的跳动,她的律动牵着南中国海的每条神经。每天的潮汐涨落,彰显着她变幻莫测的芳姿。这里的一湾碧水,不再是一方独享的渔歌晚唱;半截海滩,风车列队站成一种气势,阵阵海风在风叶上打转,发出沙沙的响声;鉴江的流水在南海的西岸,海岛的东部咕咕流动;邻岛南面,中科炼化、钢铁厂,从这里获得风力发电的能源补充,现代化的生产线,连着滚滚而来的鉴江水,连着烟波浩瀚的南海,连着习习吹来的海风。

特呈徒步

■ 梁玉钦

我走入山庄,迎面看到了解缙的雕像。这位翰林大学士提着笔,似乎正从沉重的《永乐大典》中抬起头。他肯定被眼前的海湾风光惊诧到了,挥笔写下“峰濯沧溟应斗魁,波澜绕翠浪头排”的诗句。

温泉度假山庄里,精致的茅草别墅掩映在花草树木之间,清凉、朴质、幽静,远离尘嚣的松弛感扑面而来。片刻后,一众游客的到来打破了园林的宁静。在品尝了一杯冰镇的红豆椰子汁后,我心满意足走出度假区,走上了环岛公路直奔红树林景区。

环岛公路漫溢着新鲜洗肺的空气,鸟、花、果、树、修竹、溪流、萋萋芳草,自然界的风物色彩缤纷,热闹非凡。有只戴胜鸟在我的侧边跳跃着前行,与我相伴好一段路。

红树林如绿云般停在海滩上。曲径通幽的栈桥上,渺远迷蒙的亭子里,人头攒动,影影绰绰。清风从海面拂来,

穿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时放慢了速度。悦耳的鸟鸣声,在红树林深处蜿蜒,时近时远,时断时续。特呈岛的红树林,以纯天然、树龄高、盆景式成为红树林中的翘楚,无数人慕名而来,无数诗文为之而作。

我放眼四望,心旷神怡。

红树林风景区的大门口,一对中年夫妇骑摩托车刚好到达,看样子他们是到红树林海滩赶海的。我不想再走路回去,硬着头皮问:“大哥,能骑车送我回码头搭船吗?多少钱我付。”

“什么多少钱呀。”大哥大姐说。特呈岛人总是那么淳朴、热情、大方。令我感动的是,大哥送我到码头,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看着我登上到轮渡才离开。

轮渡顺风启程。在回望特呈岛的刹那间,我又想起了解缙。解缙笔下的“火烟光起盐田熟,海月初升渔艇回”中的盐田已成为遗迹,他所嘉许的“地灵福气生天外,自有高人出世才”,在六百年后的今天变成了现实——特呈岛已经被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国家海洋公园、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鸟儿在尽情地欢唱,它们在夕阳的映照下,一会儿栖息林间,一会儿展翅飞翔。一队一队的雁阵,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它们那悠长的嘶鸣声在黄昏的天际中回荡,给这个场景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忘却繁忙和喧嚣,静心感受内心的声音。这是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刻,让我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在光阴中流转,捡拾新的生活细碎,温暖和感动自己,激发出内心对美好一年的向往,从心底涌出无比的舒适和宁静。

“哒、哒、哒、哒”,小渔船拽一把黄昏的斜阳,铺满岁月归港。此刻,夜并不寂寞,星星已经醒来,挂在纯净的天幕上。随着夜色渐深,海滩上的喧嚣逐渐归于宁静。人们带着欢声笑语离去,那心中的美景,化作了梦中的一抹暖意。

黄昏时分,人们沿着海边柔软沙滩漫步,享受着黄昏的宁静和美好。他们或是情侣手牵手,或是朋友相伴,或是独自一人,步履轻盈地行走着。他们的面容中洋溢着宁静和满足,在这一刻抛开了烦恼和压力,只专注于眼前的美景和内心的宁静,让思绪飞扬……

岸上防风树林里的梢上

特呈岛的红树林,以纯天然、树龄高、盆景式成为红树林中的翘楚,无数人慕名而来,无数诗文为之而作。

碧波之上,船来船往。目光所及的远方,是树木葱茏、白云缭绕的特呈岛。

轮渡二楼的护栏内站满兴高采烈的旅客。风呼呼地吹着,一位少女紧紧地握住她的长发,陶醉在秋日的清爽里。男女学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太美了,太美了。

“到了,到了!”快靠岸时,有人欢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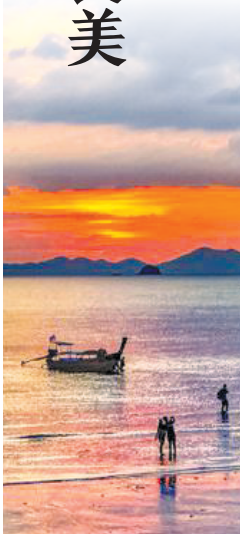
码头的牌楼上,“特呈岛”三个大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岸上游人如织。我走向游客中心,满眼都是崭新的旅游观光车,游客们穿梭其中。

“环岛公路7.4公里,步行要花两三个小时。”服务员彬彬有礼地回答着我的咨询。

特呈岛徒步,我从坡尾村开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特呈岛内有乡村风光,外有海湾美景。村子里几乎都是别墅,有的门前贴着“美丽庭院”的牌子,不少民宅办成民宿,时有客人进进出出。

渔村良美

■ 何晨枫



吴川良美村冬日的黄昏,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良美村是一条面朝大海、背靠市区的自然村,人口2000多人。从吴川市区出发,小车驶过明珠湾桥,只需十分钟的车程。良美渔港的北面与市区的金沙广场、市博物馆大楼隔海相望,东南面与明珠湾近在咫尺。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水鸟在退了潮的海滩上觅食,在这样的时刻,它们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也成了人们眼前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太阳缓缓落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海面,给摇曳的小船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微浪过处,轻舟摇曳,像是在为这美妙的时光起舞。海平面也被夕阳的余光染成了金黄色,犹如一面金色的镜子,反射出天空袅袅彩云变幻无穷的美景……

良美村边有20多公顷的

北部湾

(组诗)

■ 梁云山

菠萝的海

是红土地献给南海的礼物  
还是琼州海峡对雷州半岛的谢意

风从蔚蓝吹向翠绿  
甜从翠绿涌向蔚蓝

那飘扬的风筝  
牵着色饱丰收的彩带

海鸥越来越多

逃离我的童年  
原来聚到这里来了

那时在北部湾海滩  
为了救一个同伴而前仆后继  
羽毛带着鲜血,哀鸣笼罩天空

我第一次对着大海哭了  
但眼泪,浇不灭悲痛的油涌

那时候你们很瘦  
我也很瘦  
大海也很瘦  
感觉现在大了,肥了,多了

船木茶几

沧桑已被刨去,容颜已被刷新  
但风暴和孤独,仍留在体内

如果你在茶香与水汽缭绕的午后

听到涛声和海鸟的叫声  
那是因为我  
想家了  
也欢快了

半月湾

湾外那千百个夜晚,几乎都不见了

湾内那一个,却鲜活着

你捏着二十多年前一张照片  
所说的半月湾  
除了风微凉,篝火红  
其他的与我完全不同

我的半月湾里有一艘破船  
月光下那一滩水,始终亮着,  
一个笑容

秋日赶海记

(组诗)

■ 魏福迪

捉青蟹

渔人老帽檐压着晨光  
绿褂子蹭满泥香  
渔人弯下腰时  
滩涂便洩出岁月的形状  
蟹爪在指缝间挠着潮汐的痒

蓝桶沉默如岸  
盛着半桶浑浊的浪  
渔人捏起蟹壳的刹那  
泥块簌簌坠落  
像抖落一段咸湿的时光

远处的桥拱着背  
把天空抻成一匹红绸  
渔人的掌心  
正托着一只蟹的倔强  
蹬碎了泥里的夕阳

潮退去的地方  
脚印深一脚浅一脚生长  
蟹的挣扎是海的余响  
渔人粗糙的指  
捂成了生活的量纹

风掠过泥滩皱  
把渔人的身影揉进苍茫  
那只蟹最终跳进桶里  
溅起的泥点里晃着桥和  
滩涂  
还有渔人佝偻的脊

抓海鳝

红树林把根须扎进淤泥  
像无数苍老的攥住潮汐  
渔人弯腰时  
绿色的衣摆垂落进泥沼  
树根共享潮湿的呼吸

手指掐住海鳝的滑腻  
那是海在泥里逃窜的痕迹

渔人的掌纹里积着盐霜  
每道沟壑盛过  
潮涨潮落的秘密

桶子张着网的嘴  
吞咽泥沼里扭动的光  
海鳝的银弧闪过  
惊起一串水泡  
是泥地写给大海的短章

红树林沉默着  
渔人把自己种进泥里  
如另一种根系从浑浊中  
打捞生活的形状  
把日子攥成鳝的模样

当潮汐漫过脚印  
泥沼里只剩桶的蓝  
透过光斑直抵树根  
渔人衣角抖落的泥  
正悄悄把海湾陆地里搬

挖章鱼

桶里盛满海的絮语  
章鱼的触须缠绕着潮汐  
每一圈沙滩的褶皱里  
藏着退潮时沙与浪的密约

掌心托着迷你的海  
章鱼在水的纹路间试探  
它不懂人类的惊喜  
把风攥成透明的忐忑

草帽垂落的阴影里  
渔人拎起一捧泛白的

挣扎  
桶沿溅起的水花  
是海在岸边遗落的省略号

蹲下身时惊动了沙砾  
淤泥里涌出湿冷的呼吸  
渔人捧起的不仅是章鱼  
更是滩涂深处海的私语

那些纠缠的灰紫色  
在桶中堆叠成暗礁  
当渔人起身走向岸线  
身后的脚印里还泡着未干的浪